

DOI:10.13288/j.11-2166/r.2021.23.016

从“火”“木”“风”论治癌症

杨永, 王笑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后街 23 号, 100010

[摘要] “燄”代表恶性肿瘤功能特点, 治癌即是消“燄”。异常离位相火、厥阴肝木化火生风均是岩燄病机。从火论治, 灭火、降火、拆火; 从厥阴风木论治, 酸敛、平肝、熄风; 火木风多角度论治, 以达火灭风止燄消之效。

[关键词] 相火; 厥阴风木; 岩燄; 恶性肿瘤; 乌梅丸

“燄”是恶性肿瘤功能特点的概括。四火既代表癌毒阳动特性, 亢盛烜赫, 其中一火更是异常变异的邪阳, 亢进无度、不受控制且顽强不灭。燄为病理之火, 代表了恶性肿瘤无限增殖、流注扩散、肆虐不灭的特点, 与癌毒特征非常相似, 其形成也是从火到炎到焱到燄逐渐演变而来。从火到焱是病理之火的量级累加, 而产生质变的是第四个火, 为异化的邪阳, 从元精变异而来^[1]。

1 四火之燄来源坎卦阳爻

元气元精皆藏于肾, 肾为水脏, 属少阴, 其卦为坎(☵), 为两阴爻夹一阳爻, 水中生火, 阴中有阳, 为人体之元阴元阳。中一阳爻是先天乾父中正之气所化, 即为肾阳, 是脏腑阳气的根本, 亦是人身立命的根本, 称作元气。阴爻对应元阴肾精, 一阳依赖二阴的环抱而不至于飞越在外, 达到阴平阳秘状态。若邪毒直中少阴, 或机体老化, 生物本能修复过度, 坎卦中阳爻所代表的一部分元气异化而成暴虐之火, 亢盛不受控制, 成为四火之燄。

2 燄具相火特性, 从火消燄

郑钦安氏从先天八卦立说, 揭示出君相二火即由乾坤化生坎离后而来^[2], 坎中一阳即为相火, 亦为真火; 而离卦中二爻即地二生火之意, 故为君火, 亦称凡火。相火为君火之源泉, 故居下以为体; 君火得相火之助益, 故居上而为用。“相火以位”, 是指肾主蛰藏, 相火寄于肾, 则宜藏不宜

露, 须守本位。相火潜藏于肾而不露, 可温通五脏六腑, 而为脏腑阳气之根本。张国松等^[3]认为相火有几个特征, 第一, 具备火的一般特征, 属少阳, 为暑; 第二, 守位禀命, 位藏于地下, 宣行火令, 需水精之气的涵养; 第三, 有正邪两重性, 其关键在于得其位又得其平为正, 否则为邪。《素问·六微旨大论篇》云:“机体感相火则生疾病。”相火出自命门, 熏蒸散布于各个脏腑, 中节而动, 倘若相火失其位, 游移三焦, 暴悍酷烈, 变证迭出, 少火即变为贼邪之壮火。由此可知, 坎中一阳亦为潜藏相火, 部分异化而出, 相火离位且变异, 协同离位的病理之火一同四火阳动, 而成燄之壮火。

燄本身为四火组成, 一火为变异的离位相火, 是促进恶性肿瘤发展流注的异常邪阳, 为壮火中之壮火; 另三火为离位妄动之相火, 为病理之火, 为壮火之邪气。治火即是消燄。

拆火, 即专门针对第四个极热之火, 将其从四火中消解, 使肿瘤体积不增大甚至可以缩小, 肿瘤标志物缓慢下降。靶向治疗针对某些关键驱动基因突变的肿瘤, 可有效抑制肿瘤进展和转移, 属于拆火之法。中医抗肿瘤治疗中如何拆火, 做到精准且特异的灭火, 仍需探索。未来或可能发现类似靶向药物的某一种或几种中草药, 或可以利用中药学及分子药理学进展筛选出特效中药成分或单体分子进行临床转化。

灭火, 即针对燄之四火, 直扑火焰, 直折火势, 如以水克火, 以寒对热。清热解毒类抗癌中药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873111, 82074182)

✉ 通讯作者: wangxiaomin_bhtcm@126.com

广泛应用于临床,现代药理证实白花蛇舌草^[4]、白英^[5]、半枝莲^[6]、龙葵^[7]、蛇莓^[8]、冬凌草^[9]等均有一定抗肿瘤作用,但对局部肿瘤抑制作用较弱,临床难以独当一面。因四火为壮热之病理之火,兼异常邪阳,阳热之性极大,故我们临床使用清热解毒类抗癌中药有时会突破常规剂量,半枝莲、白花蛇舌草可用到 120 g 甚至 200 g。大量临床实践表明,大剂量半枝莲、白花蛇舌草对于控制肿瘤进展,降低肿瘤标志物确有一定疗效,治疗生化复发的肿瘤患者,多项肿瘤标志物均有不同程度下降^[10-11],体现了大剂量清热解毒类中草药控制局部肿瘤的作用。临床应用时需注意顾护脾胃。

降火,即针对燔之离位相火,使之潜降于真阴肾水,从病理之火归于生理少火。肿瘤患者常见的上热下寒证、失眠、心神不宁等均为相火不降表现。相火为水中之火,受肾阴制约,水足则火不叛变;肾精亏耗,肾阴虚衰,则水不制火,相火离位而致变证。刘完素论相火亢盛者,认为“当以味补肾真阴之虚而泻其火邪,以封髓丹,滋肾丸,地黄丸之类是也”^[12]。临床可应用大补阴丸、交泰丸、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丸等方,药可用熟地黄、鳖甲、龟甲之类大补肾水,以潜降相火。

黄元御以相火学说阐释人体生理病理。黄元御^[13]及彭子益^[14]均认为手少阳三焦主相火之升,足少阳胆主相火之降。相火降于水中,肾水便得温藏;相火不降则火气上逆。黄元御由此提出上热之病非为心火过盛,乃相火上逆所致。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皆有相火。胆经相火上逆不降,三焦经相火必下陷不升,而有少阳病诸症;少阳相火不降,中土失根,上热不降,水火失序,也可造成虚阳上越、水火未济、上热下寒之肿瘤病常见征象。而少阳经病只可和解之法,小柴胡汤为其主方,柴胡升三焦经之下陷,黄芩降胆经之上逆,相火上逆,中气津液必伤,以生姜、大枣、炙甘草、人参补中气,生津液^[14]。故临床对少阳相火诸症可用柴胡剂如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柴胡桂枝干姜汤等降少阳胆经相火。

另外,《四圣心源·六气解》中指出“土降而金敛之,相火所以下潜”,提出降胃土、收敛肺金才能下潜相火。故临床也可用联合厚土、泻肺之法潜降相火,厚土常用砂仁、炙甘草、黄芪、党参等药,泻肺用桑白皮、地骨皮等药。

3 燔与六经、五脏关联,从厥阴风木消燔

《素问·六微旨大论篇》云:“厥阴从中则为少阳,少阳之上,火气治之”,故厥阴一旦发生中化太过,可直接化火^[15],可见厥阴与相火关系亦密切。主气规律中厥阴为初之气,对应风木,木为火之母,足厥阴肝疏泄失常可致风火相煽之证。从象思维角度,木生火,火的燃烧必然伴随空气的快速运动,从而形成风,风助火燃烧,火势随处流窜,变化多端。故灭火同时也要熄风。中医理论认为,风邪为病,善行而数变,恰与癌毒随处流窜,变化无常类似。杨海燕等^[16]认为厥阴风动、挟痰瘀毒流窜是恶性肿瘤转移的相关病机。贺用和等^[17]则认为“内风暗旋、肝风内动为恶性肿瘤的病理机制之一,是恶性肿瘤转移的基本条件”。

厥阴以肝为主脏,主疏泄。肝为风木之脏,体阴而用阳,易升易动,与风性相类,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风内动,火随风走,风与妄动相火相煽,共成燔之熒赫之势,造成癌毒流注转移。从厥阴论治,熄风消燔,可从酸敛熄风与平肝熄风两方面考虑。

3.1 酸敛熄风

乌梅丸是《伤寒论》厥阴病的主方,原方用药“乌梅三百枚、细辛六两、干姜十两、黄连十六两、附子六两、当归四两、黄柏六两、桂枝六两、人参六两、蜀椒四两”,寒热并用,酸、苦、辛共调,其中更是大量应用了酸敛的乌梅。乌梅丸很早就被应用于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如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卷九·癥瘕》中就记载了运用乌梅丸加减方治疗少腹癥瘕。乌梅丸以酸泻肝,以辛散肝,以人参补土缓肝,酸敛熄风的同时,不忘温通诸阳、顾护他脏,以防厥阴风动袭扰^[18]。我们认为,乌梅丸治疗的寒热错杂、上热下寒、本虚标实确是肿瘤患者常见病机,在各类肿瘤治疗中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对厥阴风动同样适用。全方重用酸味乌梅,一方面敛肝熄风,一方面可制约附子、蜀椒、干姜、细辛的温热之性,防止辛散太过,方能寒热并用,可见乌梅处于中心地位且大量使用,故临床可重用乌梅敛肝熄风,风止火易消。

3.2 平肝熄风

风有外风与内风之分。“外风”指外感六淫中之风邪,“内风”是机体阳气亢逆变动而形成的一类病理表现。肝为风木之脏,内风多责之于肝。祛风当用风药,其有祛除、疏散外风或平息、搜剔内

风的作用。临床在辨证前提下,在“灭火”基础上应用疏散外风药如柴胡、羌活、防风、葛根等或平息内风药如天麻、葛根、珍珠母、石决明、白芍、龟甲、鳖甲等可助消燄。临床应用,内外风药均可应用,不必细分内风与外风,如何梦瑶《医碥·杂症》云:“按内风即气也,气不顺亦可用羌、防辈升发之”。

综上所述,燄为四火,实为异常相火,从火治,拆解变异相火,清解病理壮火,潜降离位之火,以熄火消燄。风木化火、风火相煽提示燄与厥阴肝木相关,酸敛熄风、平肝熄风,消风以助消燄。值得注意的是,消燄中灭火应是最关键的,局部辨证基础上,强力灭火消燄,再结合整体辨证,灵活联合降火、熄风等治法,从木风火多角度消燄。

参考文献

- [1] 杨永,王笑民.从“岩”“燄”与象思维认识恶性肿瘤的本质[J].中医杂志,2017,58(14):1253-1255.
- [2] 谢平金,温茂俊,廖璐.君相二火之探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5,2(13):238-240.
- [3] 张国松,易法银.论相火[J].中医杂志,2020,61(11):1007-1009.
- [4] 高超,刘颖,慕晓敏,等.白花蛇舌草对U14宫颈癌抗肿瘤作用的实验研究[J].实用癌症杂志,2007,22(6):557-559.
- [5] 任靖,冯国楠,王敏伟,等.白英总苷抗肿瘤作用初步研究[J].肿瘤防治研究,2006,33(4):263-265.
- [6] 张秀娟,张晶,杨姗姗,等.半枝莲多糖对小鼠S180肉瘤及免疫功能的影响[J].齐鲁药事,2008,27(10):628-630.
- [7] 季宇彬,王胜惠,高世勇,等.龙葵碱对H22荷瘤小鼠细胞膜流动性和膜蛋白水平的影响[J].中草药,2005,36(2):239-241.
- [8] 段泾云,刘小平,李秦.蛇莓抗肿瘤作用研究[J].中药药理与临床,1998,14(3):28.
- [9] DING Y, LI D, DING C, et al. Regio- and stereospecific synthesis of oridonin d-ring aziridinated analogues for the treatment of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via mediated irreversible covalent warheads [J]. J Med Chem, 2018, 61(7):2737-2752.
- [10] 丁彤晶,杨永,王笑民.王笑民教授用大剂量解毒攻毒药治癌经验[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9,14(3):333-336.
- [11] 程培育,王皓,韩冬,等.王笑民应用大剂量中药治疗肿瘤经验[J].北京中医药,2020,39(5):453-456.
- [12] 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59-60.
- [13] 黄元御.长沙药解[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10.
- [14] 彭子益.圆运动的古中医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7.
- [15] 高洁,李爱武,成云水,等.李可治疗恶性肿瘤临证经验[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10):4479-4481.
- [16] 杨海燕,王萍.试论厥阴风动挟痰瘀毒流窜是肿瘤转移相关病机[J].中医临床研究,2014,6(26):52-53.
- [17] 贺用和,韩静.论“风”与肿瘤转移[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6,12(2):124-126.
- [18] 王萍,杨海燕.厥阴病主方乌梅丸论治恶性肿瘤的研究现状[J].中医药信息,2020,37(3):112-115.

(收稿日期:2021-07-02;修回日期:2021-08-24)

[编辑:贾维娜]